

槿域游草

一堂簽



第四

特別

イ 4

3152

85

60

55

50

45

40

14
3152
.85



95-145

壬戌之秋予游朝鮮觀漢城登金剛山由松都抵柳京
遂回轅弔扶餘雞林之墟往返凡三旬獲詩百十餘首
題曰權域游草以推敲未至不肯示人屬者朝鮮總督
府介人徵其稿將壽梓行世予爲快諾因肱篋次之刪
補方畢三韓樂府二十闕庚申初夏所作詠史覽古互
相關涉足資考徵乃載卷末付諸其人云大正甲子仲
春天隨記



權域游草

東京 久保得二 天隨

壬戌八月將游朝鮮賦此抒懷

兩踞芙蓉頂三放玄海船北窮蝦夷境南窺鬼界天千里一過飛步穩長房縮地亦徒然回首鴻蹤遍海內當日個儂猶少年獨奈三十而立後滿腹文章命不偶仲蔚臥蓬蒿身世局促久有時又學信陵君枉親美人與醇酒性之所適無外求依舊登山臨水足散愁兔青鴨綠接遼瀋寧厭天涯道阻修擲杯而起奮袂去乃當大陸取次試遨遊金剛之山青簇簇此間化工鍾靈淑萬

二千峰如列眉，百丈石壁懸飛瀑。旛幢飄處知有寺，手
拾芝草趁麋鹿。衣冠藪澤推漢陽，伯玉碎琴氣倍昂。松
都遺墟嗟歷劫，先拜鄭公舊祠堂。柳京淹留莫累日，可
憐風月易斷腸。扶餘猶剩山河固，停筇平濟塔下路。雞
林葉落顛氣高，滿目丘隴皆陵墓。曾繙前史詳興亡，弔
古處處成小住。嗚呼我骨瘦聳秋山之嵯峨，我胸豁容
大海之滄波。加以慟古傷今之清淚，與夫擊筑敲缶之
狂歌。一洗心中不平事，最是生境發興多。三萬六千等
短夢，今我不往奈老何。

旬一夜舟發下關

三更解纜赤馬關，不斷涼風吹醉顏。煙水蒼茫月未上，
六連島外鯨氣閒。夜山影低遙擁岸，萬點燈火星爛爛。
舷首徑截玄海濤，面面魚龍皆奔竄。想起文祿征韓年，
阻風十日浪拍天。天之降兆終不吉，六師忿恨爭後先。
如今八道歸我有，有個青衫橐筆走。笑招樓船將士魂，
魂兮泉下羨吾否。

釜山卽目

鼉擲鯨吞浪作堆，布帆破曉入東萊。永嘉臺畔亂雲合，
絕影島邊飛雨來。

秋風嶺

野花錯認血痕紅，劫後重關跡已空。一領青衫涼透骨，
嶺頭無樹不秋風。

成歡驛

礮火萬道戰聲壯，兩軍成陣地形曠。月峰山西落月斜，
安城渡頭秋水漲。平郊煙消曙色濃，我軍進欲奪要衝。
大尉先登亂流過，一丸飛來洞其胸。大尉斃，萬卒憤，敵
兵已殲屠，敵壘已齧粉。爾後三十寒暑更，俯仰乾坤獨
愴情。想見遺恨一聲膽破裂，丈夫報國死猶生。一邱松
柏翠蒙密，遙指鉅碑拔林出。大尉功勳留汗青，往事歷
歷如前日。

漢城客舍松田學鷗來過喜賦

倚遍元龍百尺樓，與君歌嘯氣橫秋。參商兩地頻勞夢，
杯酒今宵始解愁。天遣河山供跋涉，老憑翰墨足優游。
夜深欄角月初上，露洗碧霄涼欲流。

忘機吟社松田學鷗，成田魯石，江原如水，寺尾公
天川端不絕，志智敬愛，古城梅谿，齋藤三寅，大島
奇山，中西古竹，栗原華陽，河島五山，大垣金陵，西
田白陰等，邀予泛舟漢江，朴石雲，鄭茂亭，魚惠齋
宋梅堂，鄭松里，崔梅下，韓惺石，尹東菴諸君亦來
會，時微雨一過，涼氣可人，詩酒盡驩，興殊不淺，醉

效
日卒

嘉興
梅溪

中賦此索和

搖嶽凌滄思不群，扁舟容與趁斜曛。一天秋擺津頭樹，
隔岸山拖雨後雲。欲向江湖矜勝會，只須詩酒策奇勳。
扣舷四顧高歌發，驚起魚龍出水聞。

席上限韻

日暮涼風颯作秋，幾多仙侶此同舟。醉餘誰詫詞源壯，
倒挂長江萬里流。

昌德宮

巍然觀闕欲凌空，敦化門通昌德宮。豈翅稱臣趙佗智，
翻思獻土竇融忠。依然河嶽猶流峙，容易車書又混同。

八道齊瞻新日月，觚稜佳氣更葱葱。

祕苑

新晴移屐此徜徉，祕苑于今屬李王。樹挾風聲秋遠近，
山排雲氣路低昂。靈泉古井終無旱，飛瀑陰崖大有涼。
想得先朝公讌日，紅牙畫鼓惜斜陽。

景福宮址

維昔東方國太公，經營四載作新宮。花飛鏡落恨多少，
都在當初圖讖中。
古殿猶留勤政名，依然棟勢與雲平。一從雉尾閉宮扇，
便輟早朝袍笏行。

無復西園秉燭游，幽花繪出故宮秋。忍看蛛網縱橫挂，粉壁塵生慶會樓。

滿目滄桑似館娃，樓臺總被劫塵埋。涼秋黃盡蘼蕪草，廢苑誰來拾墜釵。

淒涼南內恨難消，池上無人一徑遙。墜粉漾波紅藕死，西風吹度醉香橋。

一例榮華夢裏過，寶衣燒盡恨如何。最無情思是秋草，偏向玉壺樓下多。

敗瓦殘磚積作堆，松聲薄暮爲誰哀。乾清宮外荒園裏，時有承蜩老叟來。

陌上車塵隔面昏，老槐葉落鵲聲喧。秋陰欲雨晚風急，殘日影低光化門。

林杪殘蟬尙亂號，臨秋白岳捲松濤。蘼蕪冷帶斜曛色，剩見宮牆十丈高。

一曲淋鈴不可聽，土花滿地有餘腥。料知聞言深夜坤寧閣，破壁生陰鬼火青。

景福宮詞

昭陽江蘸鳳山影，一帶春川開別境。苧蘿村外浣紗津，妃子池頭阿環井。生小雛鬟貌出群，鸞閨聲譽夙流聞。風姿絕代同甄后，才調無前媲左芬。東園桃李頻開謝，

且喜蹇修勸婚嫁，令德莫嫌姨母行。徽音須致周南化，
步輦銀裝百兩隨。花描嬌臉柳描眉，重熙堂上簫聲細。
蠟炬煙殘玉漏遲，五雲深處多樓閣。巨桷高甍迭參錯，
景福宮成大駕回。河清海晏宜行樂，綠綺牕中杏作梁。
滿簾紅雨燕泥香，羅襟淚溼君恩淺。妝鏡黛顰春晝長，
何由單坐遣愁悶。獨誦麟經陰惜寸，隋家偏詫女相如。
輸著婆華無忌怨，南內俄分鐘鼓娛。千金買賦事差殊，
寢門明日題堯母。早晚當披負辰圖，長慶樓前誰置酒。
薰天勢燄經年久，恩讎每誤是非心。雲雨只憑翻覆手，
螳臂龍車變可驚。九重城闕戰塵生，淋漓紅血當階灑。

倉卒青衣下殿行，豈若洞天閒抱膝。繁華夢醒憂思畢，
毛女曾逢得道年。鮑姑應有登仙日，忽報漢陽氛祲消。
免看末運繼前朝，南歸丹陛千官肅。北望朱陵一路遙，
從此垂簾稱二聖。居然古殿標勤政，華筵次第赴紛奢。
寧爲斯民間其病，宰輔位高楊國忠。膏粱子弟競豪雄，
侯家主邸花臨檻。紫陌青門車鬪風，日日彤庭多寵錫。
遠方賓貢隨飛檄，趨炎附熱世情移。不重君親重姻戚，
社鼠城狐姦未除。六宮鼎沸瑣闈虛，新進簪纓皆白面。
清流覆轍共欷歔，肩輿竊出椒房往。匿跡何殊魚漏網，
重從艱險獲餘生。獨向招提著癡想，當日武關歸亦難。

竭來會面暫相歡，莫將血肉飫豺虎。四海蒼生心不安，
君王平昔憐如意。矧有戚姬能解事，野雉胡爲妬鳳凰。
于今人僉堪酸鼻，半夜醮壇殘燭青。象牀壓夢黑風腥，
非關巫蠱禍尤速。漫道神君術自靈，折柳歌酣春晚晚。
御街日暮停行轡，洛南小吏好容儀。天上樓臺留住穩，
蛾賊跳梁殺氣高。如何諸將怯弓刀，綏邊材略無韓范。
撥亂功勳思鄂褒，爛爛妖星射宸極。董逃清調聲悽惻，
義軍十萬自東來。個小朝廷要扶植，幾回罪己下黃麻。
其奈南風吹白沙，一任空堂嬉燕雀。爲誰平陸起龍蛇，
坤寧小閣無人處。復壁藏身且猶豫，月落松林燒寶衣。

觚稜鴉叫天初曙，老去宮娥雪滿頭。進香時上玉壺樓，
荒園蟋蟀寒啼露。廢沼芙蓉瘦怨秋，他日君王猶掩涕。
太常乃議追尊禮，旣聞中使到江南。旋見鐵椎穿地底，
八道山河變古今。洪陵草木與年深，玉魚出土再營葬。
金谷雲愁白日陰，事局觀來幾重複。始知才貌非爲福，
此生起滅等浮漚。歷代興亡如轉轂，別有頤和園裏人。
傳哀北闕又風塵，例餘家國無窮恨。劫後煙花慘不春，
朱竹垞遺硯歌爲成田魯石作。

一片琳腴貴於璧，莫是媧皇鍊餘石。埋在南荒瘴霧中，
居然紫潤帶瑩澤。名工琢削巧如神，斑采散色看更新。

從此空坑寶氣薄，鈴羊峽荒山鬼瞋。玉海金陵嫌俗態，
龍尾鳳味同兒輩。依稀水暈忽描環，分明墨光似潑黛。
子細檢畢更撫摩，始信妙品終不多。兩處勒銘具姓字，
康熙乙亥朱竹垞疇昔先生謝衰老。優游林下棲遲好，
明年拓地荷池南。曝書之亭始營造，七十游閩興何如。
初白詩翁偶同車，終焉有志憾難遂。仙掌峰前暫躊躇，
北向吳門理布鞵。查山二月梅花發，旋過西湖值南薰。
卸橐古寺倚清樾，消夏灣頭雨晴時。譜出眾船新竹枝，
後夜月明瓜州渡。大江煙水歸興宜，白頭起臥蕭齋裏。
矻矻鉛槧無停止，撰著孰不期千秋。次第稿成壽諸梓。

汝侍座右十五年，終遭先生館舍捐。其間隨處荷深眷，
毛穎陳玄共周旋。知白守黑多妙用，傳經說聖寸心共。
希繼名門儒素風，子孫珍藏此耕種。獨奈垞西冷夕曛，
草生亭址路難分。笛漁有嗣傷零落，降及雲仍又無聞。
秋岳畫筆剩遠韻，萬卷遺書誰相問。但道文人靈魄存，
果然汝獨免劫運。何年超海到雞林，夫君獲此喜不禁。
直凌鷗波大雅目，十襲寧換千黃金。愛而作執亦无咎，
切囑後來慎授受。眼見人間幾滄桑，秀水軼事吁嗟久。
彷彿支牀光焰生，休把名器漫論評。先賢手澤須珍重，
憑汝更增追慕情。

清涼里

一村高柳早涼分，金谷天遙隔暮雲。想像傾城好顏色，
秋花碧繡貴妃墳。

清涼館與學鷗魯石如水飲

谿亭秋到早，對酌共怡情。石傍竹陰仄，風翻蟬語清。青
雲誰得意，白社夙傳名。萬里觀光日，菲才愧聖明。

元山

估帆來往不曾休，夙識漕輪冠北州。今日魚鹽開井邑，
當年寇盜簇戈矛。蜃煙群嶼天低處，虎氣千山地盡頭。
探勝自矜詩膽壯，長風吹袂笑登舟。

叢石亭

高麗史樂志曰：叢石亭，奇轍所作也。轍以元順帝中
宮之弟，仕爲平章，奉使東歸，至江陵，登此亭，覽四仙
之跡，臨望大海，作是歌，其辭佚亡已久。予偶乘舟過
亭下，慨然有懷，往古乃賦此，聊補樂府之缺云。

千仞石柱削蒼玉，參差簇立森似束。絕勝鑪錘刻琢功，
鴻濛一氣鍾海曲。大元使者披錦袍，江陵停車興倍豪。
登高丘而望遠海，乃欲因之縱觀。八月濤扶桑，半夜天
雞叫，曦輪輾出光四照。滿目蜃煙，蔚然消。長風吹入混
沌竅，潮陣遙自洋心來。亂濤直排海門開，疑折三千六

百之地軸，貝闕珠宮，既擊摧，倒捲千里黃河水，東溟西
澗通尺咫，萬象起滅轉瞬間，翻思人生浮漚耳，今我居
榮顯，矧負椒房親，不做田竇移奪劇，不學趙李經過頻，
羸蹶劉興異代夢，汗青每點戰伐塵，愁難遣，日易夕，波
平潮方漲，水天唯一碧，遙指三山縹緲之樓臺，短檣須
趁四仙跡。

溫井里所見

太初元氣此間鍾，簇簇金剛山萬重，日暮霞光燭天處，
眼前擎出水晶峰。

金剛山紀游一百二十韻

元化毓神秀，乃聳金剛山，泰華甘雌伏，芙蓉羞獨尊，巍
峩幾千仞，高標逼紫闥，蟠屈幾百里，宛作天地根，一萬
二千峰，峰峰互比肩，曇無竭所降，萬衆了淨因，上方殿
閣古，靈蹟長不泯，洞壑引人住，猿鳥與客馴，今我試探
勝，敢道造物慳，掉頭時大笑，一醉嘯詠閒，夜自漢城發，
鐵軌掣颺輪，早涼夢易醒，晨到元山津，海波赤於血，若
木擎晴暎，浦澱島煙斂，洋心鯨霧殘，石柱含鐵色，欹立
森當舷，狂呼拍欄處，驚鷗白翩翩，棄舟長箭港，午潮碧
迴環，下車溫井里，野花秋便娟，峽底斜照早，天低歸鳥
邊，明日晴可卜，雲絮團峰巔，朝賽神谿寺，鐘鼓聽不喧。

松蘿青猶潤，淨地嵐光勻。短屐躡危磴，仄路凡幾盤。林
巒何窈窕，庶得逢神仙。一嶺抱一澗，險絕地自偏。山重
兼水復，宛開別乾坤。玉流洞何邃，湫流渦旋頻。飛鳳與
舞鳳，上下泉脈分。忽驚峽天蹙，石屏兀嶙峋。瀑流所撞
擊，茲作九龍淵。噴沫濺叢樹，谿風炎暑蠲。流憩愜素尚，
逸興逾騰鶩。其翌過高城，墟落多茅軒。赤壁江口澗，潮
穩宜垂綸。巉巖擁曲渚，巨靈巧雕剞。斧劈縱橫在，崖面
皆濤痕。幽宮萬怪聚，晴霄蜃樓懸。奇趣雖可賞，未必無
等倫。浩渺三日浦，空水尤澄鮮。恨不蕩蘭槳，湖心弄清
漣。豈乏濟勝具，隨處履險艱。駕言值晴旦，行行隔塵寰。

松石骨非俗，一谿霞氣寒。萬相亭子上，梯棧相鉤連。文
殊竝勢至，玉女清且妍。千巖匝一壑，個個峻極天。神鬼
仙佛魔形貌，子細看。化工誤術奇，却少功力全。樹色不
蒼潤，源頭沙土填。且怪世人愚，茲來每怡顏。峨峨溫井
嶺，回望遠景新。平楚到海盡，波光浮日圓。輕車遲吾久，
一路揚埃氛。疾如離弦箭，出沒山谷間。午到長安寺，香
界繞松筠。六殿接七閣，金碧過千年。半宵夢屢驚，檐溜
同瀉泉。溼及牀檐際，一雨彌半旬。奔流漲更激，積翠濛
作團。翻見晚晴後，星月羅秋旻。喜極不成睡，出舍天始
晨。樹梢擺殘滴，黃泉江尚渾。瞻仰明鏡臺，乃鄰地獄門。

傳云通冥府，呵責聲亦聞。顛蹶怯亂石，石罅響潺湲。路盡水簾洞，亂泉忽飛奔。兜率茅庵廢，山風拂衣巾。如一跳而足，有臺曰望軍。高豎空中柱，鐵鎖手自攀。置身雲霄上，絕頂衣可振。神王縱目好，天地何漫漫。隨我一呼吸，氣象變萬千。峰巒紛難數，摺疊似涌瀾。谿壑了然辨，煙靄午氤氳。世界歸孤掌，雲夢八九吞。恍惚望瑤京，樓閣鋪金銀。安得脫塵網，長住臥白雲。俯仰觀止矣，嗟予筋骨孱。跬步洵不易，迂路尋靈源。而後趁暮色，歸來伸脚眠。秋晴山早曙，香爐颺紫煙。懶翁留逸躅，三佛巖面鐫。白華圓廬古，一境靜似禪。高僧蛻化久，亂草埋邱墳。

行過表訓寺，林杪飄法旛。正陽在其上，看山興不群。萬瀑懸洞口，八潭承驚湍。湍勢轉石疾，風泉響琅然。顧問普德窟，懸空龕似船。去登摩訶衍，群峰羅我前。一庭日正中，叢菊露未乾。超然尋吾契，浮生同幻塵。妙吉祥何處，崖面苔作紋。百尺彌勒像，異相儼有神。霧在嶺尤峻，石疑戈矛攢。澗斷既無路，涓流可沿緣。樹聲不關風，崦嵫斜日曛。暮雲低貼地，墮葉禽同翻。送險又有徑，繭足誰相憐。榆帖蘭若近，疏鐘送黃昏。金佛五十三，遠自天竺傳。東國布象教，或不待苻秦。詰旦僦板輿，疾驅下重巒。滄溟湧脚底，潮色碧鱗鱗。離山荒塗盡，初得榆柳村。

普賢洞以往，一望開郊原。杭稻花正發，爽涼殊可人。涉江未數里，溫井就午餐。壯游於是畢，漢城須早還。回踵循舊路，舟車安且便。未窮毘盧頂，騰身叩天關。未訪松林寺，翻經住紺園。百塔與迦葉，巖洞奇趣存。雙龍與紫壁，瀑布挂長川。更想晚秋候，霜氣透巔岼。紅楓映日麗，滿目錦爛斑。遠游性所適，莫言超海難。幽僻探無遺，名山始可論。茲與山靈誓，重來期不愆。煙嵐頻變幻，歌罷仍盤桓。

念七日自金剛山歸，再入京城。初朝鮮總督府員爲予謀開一大詩會，至是驟傳檄，卽夜就予寓館。

張宴會者日韓名流凡三十人，齋藤總督有吉總監李一堂、朴春阜兩侯爵以事期而不至，微覺慊焉。酒間賦此索和。

晚聽梧聲警，拍肩憑畫樓。燈華涼欲暈，人意澹于秋。願縱一宵飲，共消千古憂。醉餘頻獲句，高會足風流。

席上限韻

逸興如飛笑引卮，果然雅會與秋宜。夜涼翦盡三條燭，談屑霏霏直抵詩。

次韻答落合東郭見寄

久矣風塵誤此生，山靈賺我太多情。紀游筆不輕輕著，

擲地要成金石聲，
幾人采藥得長生。且喜煙嵐不世情，萬二千峰秋縹緲。
趁晴屐作步虛聲。

松都雜詠

帶礪河山誓始終，操雞搏鴨負全功。可憐勝國衣冠盡，
二十八陵斜照中。
延慶宮中滿月臺，早朝此候殿門開。神嵩王氣銷無跡，
百畝毬庭長草萊。
佳讖興邦歲月賒，東藩文物亦堪誇。甲區六六今非舊，
徒爾稔田還種麻。

彩霞洞口欲斜陽，偶訪遺蹤感慨長。兩國賢英觴詠日，
可無勝概入文章。

笙歌堂上醉仙桃，白髮青山興正豪。樂府誰傳來壽曲，

洞天晝靜湧松濤。

圃隱孤忠繼者稀，石橋碧血是耶非。一塘柳影水清淺，

時有村娃來浣衣。

崧陽書院久聞名，廟宇丹青壯舊京。臣主荒唐宗社覆，

千秋節義屬先生。

環郭群山列翠螺，穆清殿址客來過。春秋享祀神如在，

仍想錢王遺烈多。

一片丹心記國恩，王家末路事難言。不朝峴與杜門洞，耆宿高蹤終古存。

南大門前市井連，涼秋欲曙颺炊煙。巨鐘猶帶元時色，叩月鳴霜五百年。

不是汗青千古垂，區區片石亦何爲。姓名已被黃塵浼，閒殺路傍旌賞碑。

鵝嶺熊川儼作都，黑金青木又分途。女兒皆著被衣白，剩見麗朝風俗殊。

箕子陵

當平壤之西北兮，兎山兀而峻嶒。松榆鬱其成林兮，藏

箕子之古陵。繫精爽之不泯兮，使佳氣自飛騰。昔帝紂之悖亂兮，兆淫戲於象箸。乃被髮而佯狂兮，甘爲奴而不去。顧夫比干之極諫兮，直剖心而莫疑。且微子之遂行兮，恐視家國之阽危。晦先聖之謨範兮，蒙大難而明夷。生死難易雖異兮，稱三仁之共宜。所期在再造之日，起任其重兮，故隱忍而窮處。旋值周之肇興兮，克使武王知彝倫所敍。既避地兮，東徂其所居兮，自成都。八條之禁兮，導民敷德。化於海隅，就殷墟之荒穢兮，只有宮闕成丘。覽麥秀之漸漸兮，與禾黍之油油。何亡國而無悔兮，傷狡童之不爲我好仇。率大人之正道兮，宗祀儼

而長傳其屈伸皆有爲兮，如夫子則吾無間然。或疑住于遼陽兮，其封疆未及此。彼井田之遺址兮，爲高麗之邑里。想茲天造之要塞兮，山川繆而四圍。眷子孫之拓土兮，魂來而憑依。嗚呼予懷之鬱陶兮，憤叔世之僞也。臨陳辭而布誠兮，欽明哲之志也。

牡丹臺

牡丹臺高扼天險，一帶崇岡壘壁儼。溶溶洌水繞東南，雨後新漲淨如染。咫尺乙密呼欲騰，風飄巖花香奄冉。其陰屹立玄武門，白雲猶似旗影颭。忽憶文祿癸巳年，當初牙營據此巔。我軍苦戰礮火發，煙塵滿目晝黯然。

退嬰門樓猶死守，孤城落日淒可憐。夜半直躡江水去，一路南指漢陽天。又^想明治甲午歲清兵，此恃負嵎勢。我軍力攻自早晨，殺聲捲地士氣銳。滿山草木鮮血腥，伏屍縱橫虜帥斃。明日投鞭鴨綠江，鼓角遙震遼海裔。三百星霜彈指過，此地兩度交兵戈。一勝長驅亦容易，一敗壯圖奈蹉跎。敢道將士殊勇怯，戰功元屬廟算多。形勝分明掌上見，古往今來感如何。浩浩天風起兩腋，臺頂著個長嘯客。雲山歷劫尙金湯，寒流一道傷心碧。義州西接九連城，總是前度轉戰跡。關河莽莽午晴深，野煙慘帶涼秋色。

嶺南道
防軍亭

天音四野
關河隔

浮碧樓

浮碧樓前秋水平，永明寺畔午煙晴。等閒閱盡紅羊劫，
金粉江山繪柳京。

大同門樓用倪謙韻

地連遼左起高臺，浩嘯憑欄眼界開。箕子兒孫向南去，
隋皇兵馬自西來。綾羅洲永煙霞細，錦繡山明紫翠堆。
江水朝宗海門潤，幾重屨氣隔蓬萊。

練光亭

凌空畫棟尚依然，想到唐阜攬勝年。孤鶩落霞秋更好，
練光亭下水如天。

平壤客夜

獨坐驛樓上，浩歌傾酒尊。此身倦爲客，明日欲回轅。隔
海家千里，中天月一痕。夜涼衫子薄，秋氣滿乾坤。

公州

依然形勝地，故邑是熊津。五峴晚陰合，三江秋漲新。降
旗旋出壘，戰骨早成塵。彈指過千載，興亡跡已陳。

扶餘懷古

鼎足雄圖幻夢虛，紛奢亡國竟何如。一時文物荒煙裏，
百戰山河落照餘。

墩樹蒼蒼帶暮嵐，城東攬古駐征驂。無人挂眼此門上，

當日君臣春夢酣

壞宮荒草臥銅駝劫後淒涼歲月過剩見一基平濟塔
紀功文字亦銷磨

黃屋倉皇運會移三忠大節上天知丹青廟貌凋零盡
日炙雨淋存斷碑

廢堞頽垣飢鳥號經營尙憶昔人勞自然形勝既無用
依舊扶蘇山勢高

望海亭空瓦作堆王興寺廢長蒿萊傷心一片斜陽澹
無賴秋花夾路開

彩舫池心試水嬉風流勝會憶前時湧金橋畔鶴棲里

深巷古槐蟬語悲

舊苑荒臺草木繁蕭條煙火欲黃昏阿誰唱出山花曲
游子青衫有淚痕

露氣生秋樹欲煙雙臺明月幾回圓唯因昏曉勞迎送
曾照內家歌舞筵

白馬江頭王氣銷西風古渡柳蕭蕭殺聲激盪今猶昔
鼉憤龍愁捲夜潮

半壁江山保障雄乾坤再造莫匆匆君王誤壞長城了
成就劉家第一功

臯蘭古寺傍江汀雲溼陰崖龍氣腥徒爾王家此祈福

依稀金碧佛無靈

大江涵碧不知深，去向釣龍臺上尋。神物何由悲失水，
千年霸業早銷沈。

隔岸浮山曉靄收，落花巖下住扁舟。珠沈玉碎銷魂極，
江水滔滔日夜流。

御筵留賞好風光，花柳錦江春日長。臺石自溫坯土冷，
可憐轉瞬判興亡。

城南浦記大王名，今古滄桑易愴情。錦纜牙檣何處去，
連天綠浪野田平。

灌燭寺

鬱鬱盤藥山，徑仄雲磴危。招提境自邃，六塵可厭離。精
舍金碧古，仍見規度宜。百尺彌勒像，巍立傍巖陲。當初
象教盛，佳瑞復奚疑。光宗乃發願，慧明此肇基。幸值昇
平日，喜捨不惜貲。役人果幾許，閱年亦可知。端莊卅二
相，彫塑無所虧。眉間毫光放，方冠瓔珞垂。龐偉罕其匹，
于今矜絕奇。宛在兜率高，說法禮六時。緇素感報應，崇
信終不衰。我來一瞻拜，剔苔檢殘碑。諸天鐘聲度，斜陽
逼崦嵫。西風颯入樹，敗葉紛辭枝。歷劫傷末俗，浮生竟
何之。欲參龍華會，嗟爾下生遲。

望雞籠山

馬耳北盡是雞籠，亂峰如戟森刺空。百里甲川拖匹練，
儒城野曠菽粟豐。太祖卜都初營造，夙志未酬身已老。
溝渠礎砌猶可尋，終古風水無限好。李氏亡，鄭氏興，誤
道王氣太憑陵。口或生禾，方百馬角，誦到祕訣費商摧。
吁嗟乎世有污隆運會移，民到思亂社稷危。陰風捲沙
石擲出，黑夜燐飛，群鬼悲。昨聞玉帛萬邦會，聖澤所覃
無內外，乃見崢嶸毓秀鎮湖南。四時煙霞麗于繪。

夜至大邱

半日颺輪不暫休，峽天樹色夜煙幽。行行出險心初穩，
燈火高低是大邱。

入慶州

迢迢驛路挂城西，墟落晴煙望欲迷。野笛吹殘黃犢臥，
何王陵上草萋萋。

幾多陵寢委榛蕪，玉樹歌殘歲月徂。猶道鼇山餘氣色，
居然風水是東都。

武烈王陵

南川水奔注，西岳石聳秀。平陸渺接天，井邑粗依舊。古
陵傍山趾，制度固非陋。圓丘數仞高，亂草莫埋覆。螭首
與龜趺，精巧餘鐫鏤。鉅碑字如斗，玉筋原篆榴。昔當二
曼世，陰陽迭錯謬。危邦召禍頻，豺狼未息鬪。惟王經艱

苦才略實天授龍飛運可乘果然時望茂倉廩既充牣
何羨晉楚富兵馬既精強最重股肱守結唐作後援併
濟弭餘寇願滅高句麗疆土加延袤大星落賊營萬衆
咸駭走茲開統一基皇天須眷佑一朝井水紅上主惜
不壽橋山弓劍哀北極變樞宿儲貳幸有人誕啓神明
胄老臣亦忠良遺圖克繼就悠悠一千年功烈猶堪究
桑華載籍存庶得補罅漏園寢絕樵蘇林莽栖猿狖居
然江山壯精爽彌宇宙

慶州覽古十二詠用徐四佳魚西川唱和原韻

廟門不鎖樹蒼蒼悵絕幾經秋葉黃河嶽于今存氣象

兒孫終古作侯王闕宮夜暗鬼神會破巷草深城郭荒
試問虎挈龍鬪跡西風一笛怨斜陽

雞林靈異

獨立南維作鎮宜幾多軼事記前時依然古佛長留像
無復狂僧解詠詩萬壑松聲當晚急半山磴勢入雲危
怕過蟹目嶺邊路秋草廢陵風亂吹

鼇山奇勝

槐樹蟬嘶過客稀停筇徙倚欲誰依千秋讌飲危機伏
一代君臣末運非若有義軍殲蛾賊免看恨血灑龍衣
流觴曲水遺蹤古鮑石亭前弔落暉

鮑亭感懷

野色蒼茫水上村廢塘曲曲草煙繁當年豺虎宵傳警
今日桑麻晝掩門厭聽晉宮多穢事絕憐漢帝泣奇冤

低徊不盡興亡感，枉倒茅亭酒一尊。

蚊川聘望

尋到瓠公故井西，秋來客思有餘悽。頻經喪亂居民少，遙指招提去路迷。歸正門前山簇簇，朝元殿外草萋萋。雨淋風打過千載，忍見荒祠墮粉泥。

半月故城

瞻星臺古尙崢嶸，疊石層層儼似城。閱盡劉興與嬴蹶，如何地覆又天傾。斗牛南向秋無際，河漢西流夜有聲。

破國矧看金寶氣，竭來俯仰一傷情。

瞻星老臺

三層白塔聳蒼旻，咫尺故宮秋色新。休說空王靈有驗，何堪淨地寂無人。干戈滿目前朝史，風露傷心遠客身。眉雪老僧談舊事，仍矜傳法自苻秦。

芬皇廢寺

諸

巍峩西岳遠煙蒼，颯颯風篁作早涼。狹巷廢蹊多斷礎，鐘沈魚默又斜陽。九天何處看花雨，十地誰來禮竺皇。知與梁家同劫運，金銀巨剎委榛荒。

靈妙舊剎

坏土生苔虎氣銷，豪華一瞥似南朝。殘山剩水增悽愴，玉匣珠襦易寂寥。月黑故墟群鬼哭，風高永夜萬星搖。至今蘿井傳奇瑞，獨奈滄桑世代遙。

五陵悲弔

江山歷劫昔人非，烏帽筇枝久不歸。携酒陶潛好相伴，登樓王粲儘無依。一池水涸芙蓉瘦，四野秋闌穉穉肥。太守風流跡堪續，浩歌欄角對斜暉。

南亭清賞

煙水龍吟韻更新，細聽滌得六情塵。星臺月巷憶前代，

石堡金城非舊春，警夜有聲疑裂管。臨風何曲最愁人，

一從吹罷萬波息，浩劫羅都偏溼巾。

聞玉笛聲

手濟邦家累卵危，才兼將相最英奇。水魚已得君臣契，

伏臘猶牽父老思。運定三分歸統一，時清萬姓免流離。

松楸滿目剩靈爽，步向谿山猿鳥隨。

過庾信墓

雁鴨池

臨海殿東雁鴨池，金椎鑿土功成遲。遲日觀魚游宴好，
恰是羅朝全盛時。幾回修築耗民力，又值黃巾危家國。
誰執牛耳此結盟，孱王座上淚霑臆。如今斷礎委荒蕪，
縱橫宛似八陣圖。高低十二峰何處，朝雲暮雨跡已無。

秋色西來滿關塞，一片斜陽淒不耐。碧琉璃水浪痕圓，
鯉魚風裏蘋花碎。

四天王寺古瓦

高僧傳法自龍宮，彩帛構堂月城東。颯母風起馮夷怒，
蔽海樓船轉瞬空。後年南鄰創一寺，乃請行香延唐使。
且喜和成社稷安，巧言容易紊真偽。墟落蕭條少人過，
秋放芒花白滿坡。龜趺缺首既無碣，偏驚遺址斷礎多。
茲來低徊暫停屐，當時繁華堪尋繹。寶塔直衝紫霄高，
幾多臺殿繪金碧。一朝戰塵捲地黃，知與王家先後亡。
選佛場荒剩何物，浩劫難免是紅羊。去就村店買古瓦，

依稀花文自清雅歸舍摩挲獨沈吟渺渺予懷不可寫

別朴一湖郡守

文

無端別緒亂于雲驛樹依微曙色分停步鳳凰臺下路
西風孤我又孤君

佛國寺

古塔記羅代招提尋聖蹤煙拖遠村樹日落上方鐘勝
境栖心好高僧握手逢寥天鶴歸未嘯詠倚長松

石窟菴

磴道離初地煙雲迷林麓踰險更向東石窟依山腹其
口窄於隧兩壁高矗矗忽逢八金剛神威不可瀆數步

俄豁開道氣此孕毓瞿曇坐蓮臺毫光射人目背後有
觀音慈容聖而淑側立十羅漢無一不虔肅頂禮幾菩
薩面貌殊清穆圓井花瓣重眼前瑞雲簇手法妙無雙
都出新機軸借問彫工誰絕技今仍獨貧女金大城荆
布棲白屋修善期來世乃享清淨福轉生在名門才德
與年熟一朝登相位光彩被九族發願報佛恩萬姓咸
悅服施財土木興不關歲月速法界一莊嚴金碧輝臯
陸魚山梵唄清豺狼亦馴伏如何破國後飄瞥變陵谷
湮晦閱年久花龕土中蓄掘之規制全個個無傾覆翻
憾修治拙古色終難復象教今陵夷世運如轉轂剩有

朝露身浮生，輒因蹙。苟去斷常見，此生猶可卜。莫伍蚩蚩氓，名場浪奔逐。諸佛恍相迎，雨花散芬馥。好是咫尺地，幻出小天竺。

物外菴題壁

拓園蕭寺畔，亭榭最清幽。亂岫孤雲白，諸天一磬秋。琴尊賺予住，文字任人求。浩嘯拋塵累，真成物外游。

望鷓述嶺

鷓述嶺頭望夫石，何年此留貞婦跡。積水蒼茫萬里深，良人消息浮雲隔。日東亦有望夫山，聳立潮氣縹緲間。松浦之水終古碧，樓船一去郎不還。長鯨相逐翻惡浪，

屢煙遙連炎海瘴。山似劍鋌割愁腸，依然兩地屹相向。客子懷家恨無窮，明日歸帆又指東。寄語神母與吾便，慎勿吹起石尤風。

萬里城，一名關門城。三國史記曰：聖德王二十一年冬十月，築毛伐郡城，以遮日本賊路，卽是也。一自羅朝社稷傾，巨防憑險費經營。誰圖憂在蕭牆內，閒却南關萬里城。

蔚山懷古

蔚山城外賊遍野，孤軍嬰守殊衆寡。當初彈正囑其兒，負約何以立天下。銀兜鐵甲虬髯張，濶步入城自鷹揚。

江

商風吹林
石曰太古
道傍
詩不好

從來夜叉破人膽威容固軼關雲長十萬明軍築長圍
百道頻放佛郎機漫比檻虎刺尤易寧知力取事全非
要地誓不失尺寸意氣自若迎敵健將士死戰皆裹創
天寒糧盡更困頓夙推龍虎韜略精神兵四至衝賊營
頓令烏合如雲散日暮驚倒風鶴聲憐君功勳憑艱苦
翻與噲等爲其伍故國振旅歸亦遲無人相見呼阿虎
當時壘壁儼然存蒼涼猶疑殺氣屯步從墟下路紆曲
晚風吹亂秋草繁浩歌酌酒弔陳跡剩見形勝亦如舊
舞龍山色蜿蜒青太和江水溶溶碧

東萊弔宋象賢

黃塵暗天起防守計全非列鎮猶高枕孤城既合圍決
然殉家國何暇顧庭闈血食祠堂古純忠似爾稀

東萊浴舍題壁

梵魚川畔一仙源隨處高樓簾影翻地富雲煙矜境異
天收瘴癘發泉溫秋風古渡蒹葭水夕照平疇穰經村
維昔羅王頻駐蹕行宮銅柱舊蹤存
浴餘笑倚好樓臺滌盡羈愁呼快哉木末煙拖山色暝
簾前涼盪雨聲來彈絲吹竹歌三疊紙醉金迷酒百杯
但道瓊筵興方王莫教蠟淚積成堆

韓妓池小玉解東語善歌安來曲賦此戲贈

霍家小玉年華盛，鳳鬢翠釧妝明靚。有酒如淮綠欲波，
銀屏四匝燈斜映。歛笑凝眸意如何，安來水調竹枝歌。
解釋曲中無限意，宮商宛轉苦心多。當筵周郎子細辨，
支離拉雜未盡善。底事百舌偏賺人，鶯噤燕默春猶淺。
豈若曼聲出自然，檀板一拍韻欲仙。好挽北斗懇相勸，
獻壽杯底湧妙蓮。何以報之珠十斛，餘音繞梁仍往復。
午夜簾櫳月正明，微風涼戛數竿竹。

渡洛東江

雨後潮生野艇孤，隔江山色翠模糊。天公又學戴文進，
院體巧描平遠圖。

金海納陵

九千禊洛日，龜旨山有聲。撮得峰頂土，歌舞趁晚晴。紅
幅裹金合，半空垂紫纓。六卯化童子，首露殊俊英。月望
乃卽位，恩澤覃蒼生。國號大駕洛，五部皆輸誠。經始且
勿亟，農隙力可併。佳氣一葱葱，觚稜壯新京。皇天降淑
質，緋帆超大瀛。迎之正其位，坤德歸幽貞。御宇十餘紀，
寰區慶昇平。當其登遐日，百姓咸傷情。十世五百歲，式
微社稷輕。餘裔鳴羅代，青史長傳名。聖神存遺烈，浩氣
彌太清。園陵渾依舊，規儀終不傾。

釜山松島松亭岡本氏招飲

千里鄉愁苦，倚欄延眺頻。絕憐今夜月，偏照遠征人。大海波光漾，薄衫涼氣新。尊前話別處，看取肺肝真。

舟中讀李忠武全書賦此志感

天教英傑濟危邦，幾經艱險氣不降。雖然公敵堪起敬，材武韜略固無雙。虎榜出身初祿仕，多年屢屈簿書裏。豈圖八道捲煙塵，鳳詔一下蹶然起。意匠經營創艤，龍頭龜尾矜新工。直衝列艦頻發礮，慣用長技在火攻。巨濟洋上酣戰日，揚旗佯走誘敵出。靄鼓一聲陣勢回，縱橫馳突成功疾。其時指麾立船舷，飛來銃丸中左肩。割肉探丸血注踵，神色自若笑怡然。運籌堂裏容衆議，

狂
口

橫槊賦詩亦高致，從是日軍進取難。海陸呼應不如意，底事群小構讒誣。黑獄銜冤形影孤，可憐元均驕豎耳。閑山一敗兵氣沮，重拜恩命爲奮激。久矣眼中無一敵，西風寒盪碧波亭。鐵鎖絕流橫攻擊，他時順天飛警聞。海上百里漾血雲，恨被都督枉牽制。不因快戰策奇勳，夜深貓島俄解纜。此讎若除死何憾，大星有芒落天樞。觀音浦頭鯨霧暗，兩軍相遇天始明。健鬪數刻亂殺聲，噴筒飛燄潮色赤。火龍躍水馮夷驚，丈夫報國餘烈在。巨彈洞胸臣无悔，唯聞三軍慟哭哀。清淚齊濺露梁海，一身支持小朝廷。回天偉業付汗青，謚曰忠武廟忠烈。

檀城游草
血食千秋剩精靈，歸舟蹴浪浪花碎。一杯桂醕洋心醉，
煙水微茫日向西。天末遠山橫翠黛，如公今古有幾人。
當年諸葛定同倫，數卷遺文誦方畢。唾壺敲罷感慨新，
卽今桑椹歸一域。倍思流風足矜式，嗚呼何時公再生。
護此金甌無缺國。

望對馬島

瀚海當中螺髻堆，破帆風急自西來。銀山素霧天文變，
鰐浦黑濤魚陣回。此去滄瀛可飛渡，翻思寇盜自驚猜。
舵樓背指三韓杳，雨氣蒼茫落日頽。

今茲距坡公赤壁之游，壬戌凡十四周，而八百四

十年矣。九月七日，恰當陰曆七月既望，是日早晨，
予發釜山，晚棄舟下關，則風雨驟至，想各地雅筵，
敗興殊甚，但未知天意如何耳。東上車中，苦吟半
晌，乃成此篇云。

萬古岷峨秀氣多，靈精化作一髯坡。文章節義固無匹，
底事中年苦轍軻。詩案忽構烏臺獄，御史鍛鍊重慘毒。
賴有聖主憐其才，且因貶謫脫桎梏。赤壁賞秋夜向晨，
賦得勝游詞彩新。畢竟風月無常主，但應閒者是主人。
公之才識與遭遇，不許後生試學步。或將譏議漫賣名，
滄浪何由解真趣。群豎却僭蘇門徒，今宵高會爭奔趨。

酒食游戲相徵逐，公而有知一胡盧。天地黯慘疾風起，
姮娥深匿亂雲裏。沛然者雨來亦宜，洗盡惡詩可以已。

游韓雜感

瓠公超海偉功存，稻飯經營繼素尊。只隔中間衣帶水，
由來桑椹是同根。

恨殺中朝廟略疏，每因征戍費軍儲。不知日本府何處，
蔓草亂煙金海墟。

百濟當初等附庸，忍看宮闕化爲烽。日東儒佛淵源遠，
要自劫餘尋舊蹤。

隋唐頻說用兵艱，十萬征人終不還。野曠天清今似昔，

遼河薩水一鞭間

絕海樓船戰伐功，緬懷神后與豐公。翻教故國納封土，

明治天皇威德隆。

九重聖德大于天，王化遠覃非偶然。總被扶桑紅日照，

兔青鴨綠渺無邊。

金粉斜陽跡已陳，與他破國每爲鄰。要知風氣殊前日，

雨露恩深草木新。

河山舊國幾滄桑，世運推移歲月長。欲變麻衣竹冠俗，

貴紳得意著歐裝。

前朝袍笏最能詩，文彩風流彼一時。長記漁洋賞晉在，

澹雲微雨小姑祠

勸農使者每逢迎，白酒黃雞便盡情。溝澮縱橫阡陌正，
滿郊秔稻待秋成。

昨向金剛試勝游，名山紫翠錦囊收。他年杖屐重來好，
紅葉黃蘿萬壑秋。

曾修韓史太丁寧，日草千言不暫停。記得蕭齋風雪夜，
忍寒獨對一燈青。

九月初八歸家

酒暈墨香紛滿襟，歸來白屋聽蛩音。遠荒好著登山屐，
聖代誰懷蹈海心。客裏光陰同水逝，天邊關塞與秋深。

論交最喜多名士，何日漢城重盍簪。

歸後數日，萩野和菴招飲，仍疊前韻賦謝。

青眼相逢笑解襟，此生敢道少知音。廿年刻意文章業，
萬里壯游江海心。詩句例從秋夜警，交情恰與酒杯深。
翻憐絕域歸來後，短髮蕭蕭不耐簪。

槿域游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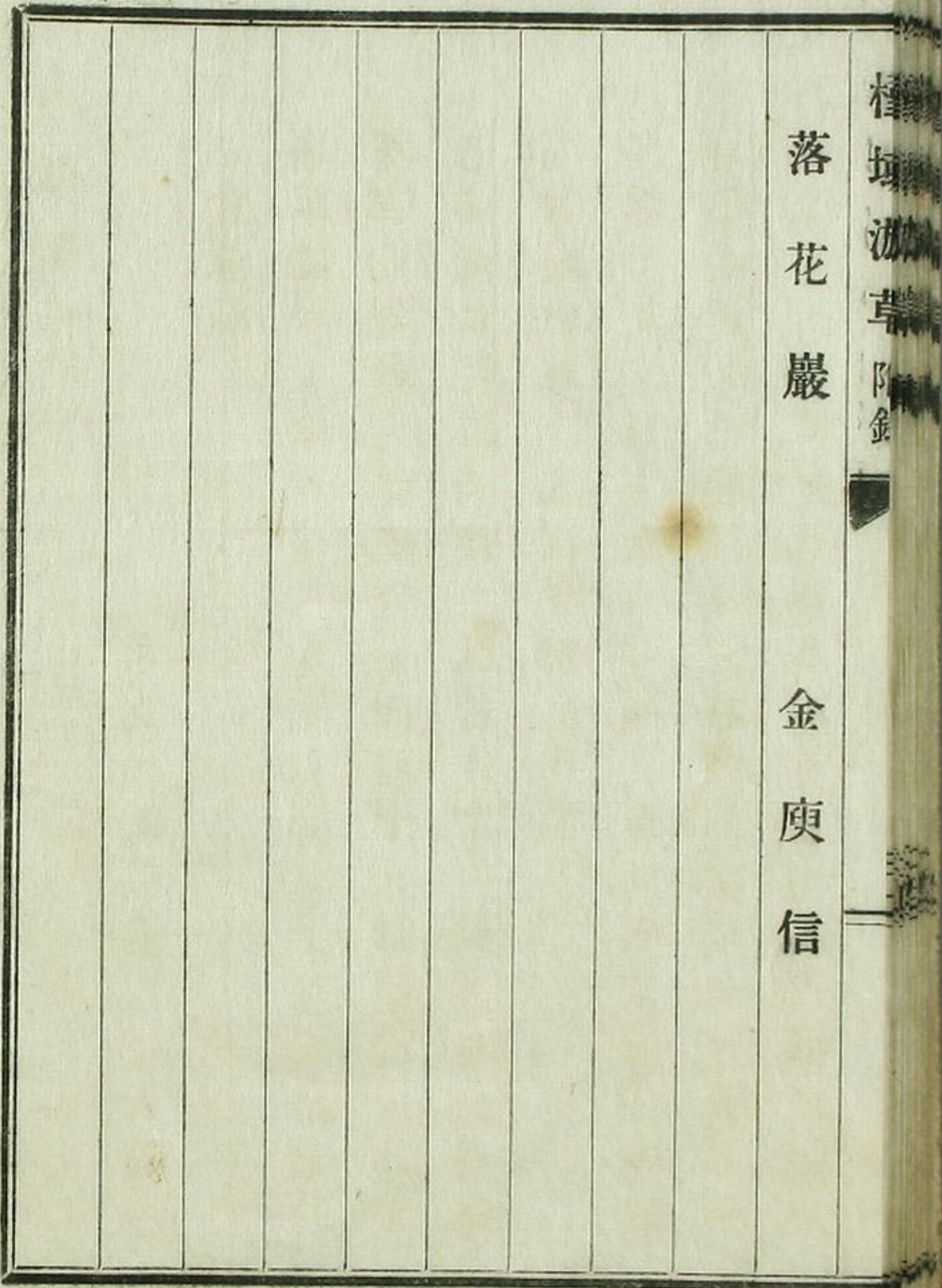
三韓樂府 目次

會蘇曲	好童死
高福章	都彌妻
師鏡山	竹長陵
憂息曲	杵聲長
烏銜書	墓中諫
方外志	破隋師
名竹竹	丕寧子
陽山歌	望海亭
成忠言	一階伯

檀城洲草附錄

落花巖

金庾信



三韓樂府

東京 久保得二 天隨

會蘇曲

新羅儒理王命王女二人率六部女子每年自七月
 既望集於廣庭績麻夜分而罷至八月望日較其工
 之多少負者設酒食百戲皆作謂之嘉俳宴酣起舞
 而歌曰會蘇後人因其聲而作歌云

六部處子花粲粲王女出房頻宣喚廣庭績麻競輸贏
 七月鳴鴉聲不斷他日陳百戲勸酒交挪揄宮商宛轉
 會蘇曲月下嘉俳足歡娛我筐亦盈可縑可織杼軸豈

欽定四庫全書
檀城洲草附錄
敢廢婦職祇願君王當宁致昇平經文緯武霸東國

好童死

高句麗大武神王納曷思王孫女生好童容貌美好故名樂浪之降好童與有力焉元妃恐其爲太子譖之王疑而將罪或謂好童曰子何不自釋乎曰我若釋之是顯母惡貽父憂可謂孝乎遂伏劍死初王父瑠璃王遷都尉那巖城太子解明不隨恃強力結怨鄰國王賜死太子乃往礪津東原以槍插地走馬觸而死

昨傳解明死今見好童死嗚呼好童美而仁矧又樂浪

獻凱功無比終古懼受不孝名一死已分身命輕嫡母讒何深釋之洵不易執於小謹昧於大義申生扶蘇卽同倫惜哉此輩於道未爲至君不見日殺子者瞽聵頑焚廩揜井事事艱唯舜克諧烝烝乂不格姦

高福章

高句麗太祖王六十九年命其弟遂成統軍國事九十年丸都地震王夢豹鬣斷虎尾占者曰虎百獸之長豹同類而小者也意戚族中有謀絕王後者乎王不悅問之右輔高福章福章對以作善則禍轉爲福九十四年王傳位于遂成福章苦諫不聽遂成已立

檀城洲草附錄
居二年遂誅福章福章臨刑嘆曰今君以不弟殺忠臣吾與其生於無道之世不如死之速也遠近聞之莫不憤惜左輔穆度妻稱疾退老其翌三年王使人殺太祖王元子莫勤其弟莫德恐禍及自縊死太祖王終無後矣

丸都地震昨摧城豹鬻虎尾王夢驚夙知王弟懷異志盍顯言之懲驕恣王曰嘉汝社稷功天之曆數在汝躬王弟登祚果無道一朝臨刑恨不窮吁嗟乎右輔已死左輔去王之二子今何處

都彌妻

百濟蓋婁王聞都彌妻艷召都彌與語曰婦人之德貞潔爲先然在幽暗無人之地能不動心者鮮矣對曰人情不可測但如臣妻雖死無貳者也王使近臣佯爲王私之妻請更衣飾一婢子薦之王知見欺大怒誣都彌以罪矐其兩目置小舟泛之於河更欲亂其妻妻又欺王得間而逃至泉城島遇其夫遂同奔高句麗麗人哀之給以衣食遂終於其土
玉璵象掃清且揚恨將殊色禍吾郎當初君王唯相戲如何翻作狂童狂郎目既矐無所見孤舟隨潮疾如箭頓足痛哭又尋蹤江口波高變魚龍至誠通天神呵護

泉城島上忽相逢，逃虎口，去故土，日乞食，慣貧窶，都彌妻，節殊苦。

師斂山

新羅勿稽子，嘗從太子于老，救伽羅國有功，而王孫利音憎之，不記其功，曰：矜功求名，志士所不爲，只當勵志待時而已。後三年，竭火之戰，斬獲更多，又不見錄，乃謂其婦曰：爲臣之道，見危致命，臨難忘身，前日竭火之戰，可謂危且難矣，而不能致命忘身，何面目復立市朝乎？遂被髮攜琴，入師斂山，不反。勿稽子，萬夫雄，王孫忌之不錄功，烈士豈求名，勵志待

時隴畝中，燭火城頭，鼓聲急，力戰斬獲幾十級，數奇極，賞不及，悔吾不能捐身聞於人，何能厚顏世間立，被髮去，攜三尺琴，師斂山中，嵐翠深，澗流淙淙，樹瑟瑟，聽風聽水，寫清音。

竹長陵

伊西故國，攻金城甚急，新羅禦之，不能克，忽有異兵大至，皆珥竹葉，助羅軍擊賊，破之，竟不知所歸，或見竹葉數萬積於味鄒王陵前，因號竹長陵。

伊西寇，金城圍，樓櫓摧兮，壘壁壞，我軍禦之，計已非蔽野而來者，何騎，娟娟竹葉，綠爲珥，所向無前，虜兵奔戰。

血漂杵欲無地先王至治能愛民居然園陵儼有神明
朝竹葉成堆處日射虛殿五雲勻

憂息曲

新羅訥祇王弟卜好質高句麗未斯欣質倭及王卽
位思見二弟聞歌良州干朴隄上勇而有謀召問之
隄上請行先至高句麗說其王王感悟許其同歸隄
上又請囚家屬詐爲叛人入倭倭人不疑許與未斯
欣同處隄上日乘舟而游因使未斯欣潛逃還倭皇
大怒縛隄上諭以禍福隄上守節不屈倭皇乃剝其
脚皮刈蒹葭使趨其上更問之答如故因流隄上於

木島尋焚殺之王聞而哀慟贈大阿食厚賜其家命
未斯欣娶其次女王旣得見二弟置酒極娛作憂息
曲初隄上妻惜別不止至是率三女上鷄述嶺望東
方慟哭而絕仍爲鷄述神母

憂息曲憂息曲兄弟相見歡娛足獨憾忠臣死不歸罷
酒悽惻淚相續三寸舌感麗王一葉舟賺倭皇炮烙之
刑極慘毒周苛不屈眞剛腸可憐嫠婦趁蹤攜三女海
天目斷亂心緒蓬萊清淺何時乾鷄述嶺頭石不語

杵聲長

新羅有百結先生者家極貧鶉衣百結故名常以琴

自隨凡喜怒悲歡不平之事一寓諸琴歲暮鄰里春
粟妻聞杵聲曰人皆有粟可舂我獨無焉何以卒歲
先生仰天嘆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來也不可拒
其往也不可追汝何傷乎乃鼓琴作杵聲以慰之世
傳爲確樂
百結先生貧亦宜高操夙慕榮啓期鄰里舂粟我獨否
絕憐病妻老且癡須知斯生天所眷富貴浮雲何足羨
去往彼此不相關人間歲月如流電我有一張琴愛之
久珍藏繼以朱絲之絃索貯以綠玉之錦囊成連海上
神仙調爲汝彈出杵聲長

烏銜書

新羅炤智王十年幸天泉亭有烏銜書來鳴外面題
云開見二人死不開一人死日官奏曰一人者君也
王乃開視之書曰射琴匣王歸宮射之果有人卽內
殿焚修僧而與王妃潛通者也皆伏誅從是國俗每
歲是日以糲飯祭烏王晚年愛捺已郡人波路女碧
花屢微行至其第古陔郡有一老嫗諷諫王大慙潛
迎之於宮中

天泉亭畔停鑾輿慈烏飛下口銜書不開一人死開視
二人死開視心猶疑歸宮放一矢始知王妃作狎邪妖

僧匿在琴匣裏他日碧花承恩多白龍魚服頻經過畢
竟色荒爲慙德不怪古陶老嫗笑且呵疇昔糯飯祭烏
了記否宮闈禍非小等閒聽過啞啞聲景陽鐘動天初
曉

墓中諫

新羅兵部令金后稷智證王之曾孫也眞平王卽位
頗好田獵后稷切諫不聽將死遺命其二子曰吾生
不能匡救君惡死猶思有以悟君意須瘞吾骸於王
游畋路側其子從之他日王出畋中路有聲若曰王
母去王顧問之左右曰彼后稷墓也因陳后稷臨終

之言王潛然流涕曰夫子生而忠諫死而不忘其愛
我深矣從是終身不復獵矣

馳騁田獵使人狂外作禽荒國則亡太息吾王不容諫
老臣臨死恨正長佳城鬱鬱當大路三魂六魄何處住
墓中有聲君臣驚宛似連呼王母去能教王感悟而涕
淚零絕代忠節耀汗青吁嗟乎史魚屍諫差可擬龍逢
比干鬼不靈

方外志

新羅有大世者少懷方外志嘗謂僧淡水曰在此山
谷間以終何異池魚籠鳥吾將航海至吳越尋師訪

道飄然乘風神游八極之表子能相從乎淡水不肯退而求其人偶逢仇深者耿介有奇節乃相與爲友自南海乘舟而去不知所終

謝塵世自清淨身無累心無競同好有友相與娛頗似向長與禽慶洶湧三十萬頃之波濤眼見天地等秋毫歷盡鼇背鯨身險回頭蓬壺屢氣高料知鞭鸞控鶴飛步穩吳越山川頻往返更欲服石求延年五嶽尋仙不知遠

破隋師

隋煬帝容新羅請下詔征高句麗大將宇文述于仲

文等與諸將分九道而出會鴨綠水西高句麗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備觀虛實而還仲文貪功促諸將共進文德見隋軍有饑色欲疲之每戰輒北述等一日七戰皆捷進渡薩水去平壤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遺詩仲文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述等見士卒疲敝城亦堅固難猝拔遂決還爲方陣而行文德出軍鈔擊述等且戰且退至薩水軍半濟文德縱兵擊其後斬將軍辛世雄諸軍俱潰唯衛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僅二千七百耳帝大怒鎖

繫述等引去文德資質沈鷲有智數兼解屬文

九路隋兵吾何怖鴨綠之水任汝渡天清野曠四望同
草木蕭蕭萬馬風一日七走頻誘敵看汝已墮我術中
待汝班師四面掩擊如拉朽乘汝半濟徑截輜重襲其
後將軍授首士卒奔可憐三十萬衆十亡九平壤城奏
凱回遼東野地可開高句麗今憑公活吁嗟文德文武
才

名竹竹

百濟將軍允忠率兵攻新羅大耶城初都督金品釋
悅幕客黔日妻奪之黔日怨甚至是內應焚倉庫城

中恟懼品釋之佐西川與允忠約不殺因勸品釋降
幢下舍知竹竹諫之不聽開門先出士卒百濟設伏
掩殺之品釋乃殺妻子自刎竹竹收殘兵閉門自拒
有龍石者謂之曰今兵少力盡必不得全不若生降
以圖後效竹竹曰吾父名我以竹竹欲我歲寒不凋
可折而不可屈耳豈畏死而生降乎遂力戰至城陷
與龍石同死新羅王贈竹竹級食龍石大奈麻移其
妻孥於王都厚賜之

大耶城千軍合圍勢日蹙將士出降被敵欺陰風慘澹
鬼夜哭獨收殘卒守者誰幢下舍知名竹竹戰則死降

則生竹兮歲寒長持節吾守堅貞不污名當初貪色內
難起都督官高終無恥

丕寧子

百濟將軍義直入新羅圍茂山甘勿洞笏三城王遣
金庾信拒之百濟兵甚銳庾信苦戰力竭顧謂丕寧
子曰今日事急矣非子誰能力戰以激衆心乎丕寧
子領之橫槊突陣格殺數人而死其子舉眞曰見父
死偷生苟存豈得爲孝乎亦突陣死其僕合節曰所
天崩矣不死何爲亦交鋒死三軍感激齊進所向摧
陷斬首三千餘級義直僅以身免庾信收三屍脫衣

覆之哭甚哀王以禮叢葬之於反知山恩恤尤渥
上報家國下報知己單身健鬪不廻踵神勇第一丕寧
子子爲父死奴爲主死捐軀共不負男兒馬革裹屍亦
足矣士氣一振何勁悍攻守易地勝敗判勢如破竹向
無前頓教烏合爲鼠竄三城圍解始蘇息仍有鬼雄長
護國反知山下三尺墳忠魂夜出呼殺賊

陽山歌

新羅太宗王以其婿金歆運爲郎幢大監出屯百濟
陽山下將攻助川城濟人夜襲緣壘而入羅軍大駭
歆運橫馬握槊待之大舍詮知曰賊起暗中咫尺不

辨雖死無知者，況公貴種，決不可死。歆運曰：丈夫以身許國，知與不知，非所問也。遂突陣而死。大監穢破，小監狄得，亦皆戰死。步騎幢主寶用那，聞歆運死，曰：彼猶不愛生，微賤如予者，死亦何損乎？遂赴敵死。王痛悼，各贈官，時人作陽山歌傷之。

殺氣蔽天夜如墨，太白狂流月亦蝕。鼓聲動地轟於雷，貔獠百萬來相逼。衆寡懸絕難抗衡，丈夫報國豈求名。手刃數賊力既盡，泰山一擲鴻毛輕。大監小監齊殞命，幢主慷慨不苟生。陽山歌歌正苦，嗚呼生爲天潢親，死爲疆場土。王子興師修我弓弩，壯士拊膺淚如雨。

望海亭

百濟義慈王爲太子也，以孝友聞，稱海東曾子，卽位後，破新羅，志氣驕盈，設望海亭於王宮南，日夜置酒，與婢妾荒淫，時災異荐臻，有鬼入宮中，大呼百濟亡，百濟亡卽入地，王使人就其處掘地，得一龜，背有文曰：百濟同月輪，新羅如月新，巫曰：同月輪滿也，滿則虧，如月新未滿也，未滿則漸盈，王怒殺之，或曰：同月輪盛也，如月新微也，意國家益盛，而新羅寢微乎，王大喜。

泗泚河水似血紅，西岸獒吠向王宮，蝦蟇數萬集樹上，

玄雲如龍鬪空中，百濟亡，鬼作語，龜背識曰：同月輪，老
巫費解，互齟齬。君王狃勝氣，驕盈皇天下，譴猶不驚。既
見淫虐同桀宋，終負海東曾子名。畫簾涼搖銀燭影，緩
歌慢舞忘夜永。君不見半月城，寂早鴉啼，望海亭上秋
佩冷。

成忠言

義慈王淫酗日甚，佐平成忠極諫，王怒囚獄。成忠絕
粒將死，上書曰：臣嘗觀時察變，必有兵革，敵兵若來，
使陸不過炭峴，水不入白江，據險禦之，然後可也。王
不省焉。二十年，新羅太宗王導唐兵伐百濟，義慈王

始懼，會群臣問戰守之宜，議不決。佐平興首獲罪竄
外，王遣人問之，其所對亦如成忠之言。左右沮而不
用，唐羅兵已過白江炭峴，王知不免，嘆曰：悔不用成
忠之言，以至於此。

炭峴白江，國之保障，一夫守之，萬夫莫當。大王深閉而
固守，糧盡兵疲，敵自僵，觀時察變，良有以。向來佳兵徒
爲爾，絕憐忠臣不忘君，獄中上書餓而死，嗚呼！形勝爲
誰存，果然萬騎捲地奔，扶餘孤城圍合早。溫祚山河白
日昏，君王噬臍嗟何及，只悔不用成忠言。

一階伯

唐羅兵已過白江炭峴，義慈王以達率階伯爲將軍，率死士五千拒之。階伯知必敗，殺妻子，至黃山，據險設三營。羅兵自三道來逼，階伯誓衆曰：「昔句踐五千人破強吳七十萬衆，今日諸君宜力戰以報國恩。」濟兵感激，無不一以當千。四戰皆捷，斬羅將盤屈、官昌。既而全軍力盡覆沒，階伯遂死。

臨軍約束，忘其親，起援枹鼓，忘其身，矧殺妻子，期必死。我衆亦勝，句踐五千人，貔貅夜屯黃山下，西風掃蕩捲大野，四戰皆捷，氣益振。三路羅兵胡爲者，無奈孤軍援絕，墮重圍，魯陽戈折，事難爲。縱有毅魄留天壤，忍見石

惟教

頭豎降旗，可憐七百年社稷，歌樓舞殿，條無跡，血染竹帛，長不消，殉國唯有一階伯。

落花巖

唐羅兵圍百濟都城，義慈王與太子夜遁，保熊津城。王宮諸姬走大王浦，自巖石上墮死者無算。後人名其處曰落花巖。唐將蘇定方從圍熊津，王出城詣軍門降。羅王自今突城至，宴定方及將士，坐義慈堂下，使行酒，百濟群臣莫不流涕。

大王浦，黑夜路不分，白馬江，怒潮打岸聞。幾多宮娥徒跣走，爭以深淵作高墳。明日熊津亦失守，面縛銜璧無

耻否休將薄命悲遭際免看青衣起行酒扶蘇山色斜
照幽鈞龍臺畔暮雲愁個個嬌魂歸何處巖花自落水
自流

金庾信

文武王十三年一月星隕地震太大舒發翰金庾信
進曰今之變異厄在老臣王請勿憂六月人或見戎
服持兵者數十人自其第號泣而去庾信聞之曰此
陰兵護我者見我福艾而去耳後旬餘病革王親臨
問之泣曰脫有不諱奈民人社稷何對曰今三韓爲
一家百姓無二心可謂小康自古繼體之君鮮克有

終願親君子遠小人使朝廷和於上民物安於下則
臣死無憾七月遂薨王震悼贈賻甚厚初庾信年十
七慨然有平寇之志獨入中嶽石室齋戒告天誓焉
有老人授以祕法又嘗攜劍入咽薄山焚香告天虛
角二星光芒赫然下垂劍若動搖然黃山之役大破
百濟兵行至唐營唐將蘇定方責其後期將斬督軍
金文穎庾信大聲曰大將軍不見黃山之役故然爾
吾不能無罪而受辱請與唐軍決戰然後滅百濟乃
杖鉞軍門而立怒髮逆豎腰間寶劍自躍出鞘定方
右將董寶亮躡足言曰羅兵將有變也定方乃釋文

類

中嶽神仙授祕籍，咽薄山頭靈光赫。天生庾信輔太宗，一體君臣互裨益。娘臂戰，昆曇誅，早歲已見功勳殊。怕婦天子歸藥籠，共亡濟麗拓版圖。當其軍門叱唐將，怒髮衝冠雙臉朱。統一之業方就緒，萬民永免鋒鏑虞。星隕地震人驚走，厄在臣身王无咎。陰兵離宅臣其死，龍駕問病意何厚。苟念守成難，何疑國祚久。分明一語垂身後，歷事五朝壽七十九。嗚呼謀如子房智不窮，忠如諸葛終始同。新羅治世九百九十歲，將相全才唯有公。

三韓樂府

終

大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印刷
大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發行

〔非賣品〕

著者 久保 得 二

東京市外區鴨町上野六拾番地
京城府西小門町參拾九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發行所 朝鮮總督府

